

用热血和生命锻造一流军人  
用灵魂和本领彰显忠诚卫士

# 红星蓝盾

下册

大敌当前，唯有勇往直前

朱柳 著

以武止戈，能战方能止战

英勇无畏，攻无不克

再现武警反恐特战队与敌巅峰对决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红星蓝盾 (下)

朱柳 著



朱柳

1987年6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现服役于武警吉林省总队吉林支队某部，上士警衔。多次遂行重大执勤安保、处突维稳、抗洪抢险救灾等任务，多次参加支队军事应急分队比武，同时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致力于诗歌、长篇小说创作。2015年被武警吉林省总队评为首届“践行强军目标”十大先进人物，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出版作品：《狙击之王》

本书是一部军事小说。讲述了朱皓天、向古月、孟和乌恩奇三个新兵，在经过“炼狱之旅”的选拔考核之后，组成“红星蓝盾”行动小组，并成为武警东南总队“飞鹰突击队”的尖刀力量。在执行某任务时，“飞鹰突击队”发现以演习为名的雇佣兵组织受西方敌对势力指使企图在我国东南市举办的“国宝展览暨国际文化交流峰会”上制造恐怖活动，于是“红星蓝盾”行动小组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异常惊心动魄的反恐斗争，最后将敌人如数剿灭，确保了峰会的顺利召开……

策划编辑：张铁成  
责任编辑：张晓翠  
封面设计：贺玉婷

## 第五章 淬火



## 第1节 / 丑小鸭

这一天，日历上标注的节气正好是白露，又是一年的白露。已经整整一年了，来到部队当兵已经整整一年时间的朱皓天、向古月、孟和乌恩奇三人换上了上等兵警衔。

下午，天气还不错，晴空万里。在训练基地比武中的前五名队员前往总队直属特勤大队报到。

特勤大队是总队的直属单位，坐落在距离总队机关不远但算是东南市偏远的郊区，三面环山，一条河斜着从特勤大队大院一侧流过。特勤大队的大院分为两部分，训练场和营房。当然，各种各样的训练场地占了很大一部分。

五十名队员在特勤大队大院内的操场上列队，矗立在他们眼前的是院子中间一座飞翔姿势的老鹰模样的石雕，石雕上还刻有“飞鹰突击队”等字样。队员们一边打量着大院四周的营房建筑，一边在心里想着传闻中的特勤大队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东南总队最尖刀的特种部队会有多么神乎其神？

不一会儿，从石雕后面的营房里出来几个穿着特战服、坐着几台越野四轮摩托代步车的军官来到队列面前。几个人下车后，为首的是一名瘦瘦的中校，后面跟着两名上尉和两名中尉。中校翻开手中的文件夹，看了看队伍。五十名队员也都盯着这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特勤大队特战队员模样的中校，因为中校看着不仅瘦，而且白，尤其是脸，红白红白的，皮肤保养得很好的样子。

中校把文件夹合上，又向前走了两步，对着队伍开始讲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特勤大队的副大队长刘然，旁边这几位是选拔考核你们的教官。”中校副大队长刘然所说的这几名教官是特勤大队优秀的老特战队员，特意选调出来担任今年对新队员的选拔考核任务。特勤大队自成立以来一直自主摸索研究以实战任务需要为目的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标准，并通过不断与国内、国际知名特种部队交流借鉴，现已经形成一套自成一体、专业、成熟的训练体系。刘然副大队长介绍完教官，然后继续说道，“在这里，我以特勤大队老兵的身份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队员们开始鼓掌。“哎，我说，特勤大队也没有传闻中说的那么恐怖吧？”队伍中有几个队员一边鼓掌，一边小声地嘀咕着，“这不也是常规的欢迎模式吗？也没有电视里演的或者小说里写的那样一来到这里就搞一些出人意料、吓唬人的欢迎形式。”

“说不定呢，没准儿一会儿就有惊喜。”大多数队员们在进入特勤大队大院那一刻起，就保持着高度警惕，戒备着这个有着各种各样版本传闻的特勤大队会不会以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特别的方式来迎接他们的到来。

“但是，我的欢迎只代表我个人，而且仅限于你们此时能站在这里。”刘然在掌声停止后，话锋转的速度让大家大跌眼镜，“你们在反恐训练基地集训了三个月，并在结业比武中进入前五十名，只是获得了有资格来特勤大队的入场券。你们来到这里，这里的每一个特战队员、这里的每一处营房、这里的每一块训练场地、这里的每一花一草所组成的这个集体欢迎不欢迎你们的到来，就要看你们是否有实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就要等到你们用你们的实力、用你们的表现得到特勤大队认可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再代表整个特勤大队欢迎你们。”

刘然一说完，他身后的一名同样有些瘦、个头儿也不高却显得十分干练的上尉上前讲话：“我叫胡池州，你们可以叫我胡教官，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参观特勤大队。全体都有，蹲下！”

“蹲下？”队员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要搞什么名堂？”

“需要我告诉你们蹲下是什么动作吗？”胡教官看到队员们三三两两地有些迟疑，厉声催促道。

队员们莫名其妙地整理着背囊，然后蹲下，接着他们才明白过来，刚刚小声嘀咕的



那两个队员伸了伸舌头，尴尬地自嘲道：“完了，说什么来什么，惊喜开始了。”

“‘鸭子拐’行进！”胡教官随即挥手示意开始，并和另外几个教官一起又坐上了代步车跟着队伍，“开始参观！”

五十名队员像鸭子走路一样，一拐一拐地开始参观特勤大队，同时还不得不停地整理着时不时会磕着地面的背囊。

“鉴于你们是第一天来到特勤大队，我就用我最大的耐心给你们讲讲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样的姿势参观特勤大队。”胡教官似乎很给面子，还向大家说明让队员们“鸭子拐”前进的原因，“你们一定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吧？对，就是丑小鸭的故事。现在的你们，在特勤大队看来就相当于是一窝丑小鸭，还没有羽翼、还不会飞，遇到什么事只会‘嘎嘎’乱叫的丑小鸭！所以，今天，在你们来到特勤大队的第一天，就要让你们用丑小鸭的步伐来参观这里。”

队列中的大多数队员并不在意胡教官的语言刺激，面对刚到特勤大队的如此遭遇，慕队和夏飞像没听到一样，孟和乌恩奇也保持沉默只管继续前进，朱皓天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是很不舒服，向古月更是不时地翻着白眼，表达着内心的不爽。

“你们别不服气，你们现在还真是像一群丑小鸭！”胡教官看出了一些队员的不满，故意继续刺激道，“我还告诉你们，丑小鸭的角色，就是被欺负的。你们注定要遭受到欺负、驱赶、打击，甚至还有瘟疫、死亡！直到脱胎换骨，长出硬翅膀硬嘴巴有了硬本事蜕变成雄鹰，你们才有资格讨论服不服气的问题！”

胡教官带着已经累得气喘呼呼的新队员队伍走过特勤大队前院的营房，来到后院训练场地。只见各种训练场地上，都有老特战队员在激情似火地训练着，他们对路过的“丑小鸭”们似乎不感兴趣，看都不看上一眼，只管继续他们的训练。

“林教官，轮到你给‘丑小鸭’们上课了！”一路上胡教官“唾沫四溅”地说了半天，也口干舌燥了，便把刺激队员们的任务交给另外一个上尉。

“胡教官说得没错，你们就是一窝‘丑小鸭’！不要觉得说你们是‘丑小鸭’而心里不爽，因为在我们看来，你们能有幸被称为‘丑小鸭’，已经是高看你们了！”接话的是另一名上尉林金鹏，林教官相对胡教官而言看上去要壮实一点，脸上似乎总挂着笑

容，这时他把嘴一咧，开始上课，“我们不否认你们很优秀，你们能从全总队选拔上来参加反恐集训并在集训比武中脱颖而出，就已经证明你们很优秀了。但是，来到这里，来到特勤大队，你们那点儿优秀，还是远远不够的！你们自认为的那点儿优秀，在我们看来也就是‘丑小鸭’的本事！”

尽管大多数队员们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来特勤大队受虐的准备，他们知道特勤大队作为全总队的特种部队，肯定会有更残酷的训练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在之前的训练上就很努力很拼命，并且通过取得的成绩和互相之间的对比已经建立起自认为足够优秀的信心，他们都很自信地认为自己能通过特勤大队的选拔成为其中的一名特战队员。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到特勤大队，在这些老特战队员的眼里，他们只被当作“注定要遭受到欺负、驱赶、打击甚至还有瘟疫、死亡”一文不值的“丑小鸭”！

五十名队员们憋着气，一边忍受着教官们的刺激，一边继续以“鸭子拐”的步伐参观特勤大队。特勤大队的后院训练场地要比队员们想象的大得多，而且复杂得多，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之前从未见到、接触过的训练场地和训练设施。林教官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后，又把课堂交给其中的一个中尉唐律，唐教官一张包子脸，看上去颇为喜庆，他也以老特战队员的身份叽叽喳喳一通后，又让剩下另一个和夏飞一样脸上也有些雀斑的中尉蔡飞跃教官把课继续接下去。当四个教官过足了嘴瘾，已经是两个小时了。临近中午，新来的五十名队员一瘸一拐地跟着四个坐着代步车的教官围绕特勤大队游览了一圈，又回到前院的石雕前。

“起立！”胡教官从代步车上跳下来后整理队伍。

队员们听到起立的口令后，如同大赦，但很无奈的是，这时候大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们是不是没有参观够？要不再来一趟？”胡教官看到大家的狼狈样子，不痛不痒地笑了笑。

队员们艰难地互相撑持着，好不容易才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两个小时的“鸭子拐”已经让他们的大腿和小腿分离了。

“同志们，‘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苦练出精兵，这是古今中外治军带兵的规律。”

随后下车的刘然中校来到队列前，轮到他来给大家上总结课了，“大家应该知道，战斗力是衡量部队价值的唯一标准。那部队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平时的训练！训练场上出战斗力！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练！我们训练就是为打仗！练为战，永远是对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所经受的苦累最好的解释！因为在战场上，只有冠军没有亚军！军人要是对训练含糊了，那是要吃败仗的！部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对于部队而言，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无备。只有准备好了，才能‘以武止戈’，能战方能止战，时刻准备打仗才可能不必打仗，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是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法则！”

很明显的，刘然中校的教学水平要比另外那四个教官高得多、有内涵得多，至少五十名新队员听刘然教官上课的感觉要比之前的好多了。

“特勤大队，是东南总队的尖刀大队，是守卫整个东南地区的一把利剑！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之前，应该对特勤大队所担负的职责使命有所耳闻。没错，特勤大队是东南地区最尖锐的反恐力量！是确保东南地区安全万无一失最坚固的屏障！是执行最危险、最艰难任务的特种部队！所以，特勤大队的特战队员必须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特种兵！”刘然教官讲了一番大道理后，把话题回到五十名新队员所要面对的问题上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特勤大队特战队员，其标准和要求，不言而喻。不可否认，你们能站到这里，确实能说明你们在训练上足够优秀，你们在训练基地的反恐集训中，各项训练的表现都是佼佼者。但是，你们的优秀，离特勤大队特战队员的标准还远远不够！不要认为这是在打击你们，你们在集训中取得的成绩，只是代表你们能吃苦、代表你们在某些技能上受到过专业的训练。在真正的战场上，没有裁判给你们掐时间看谁在某项技能上完成的次数多就判谁赢。在实战中，也不是谁射击的环数多谁就是冠军！特勤大队特战队员是要把通过各种艰难训练所掌握的技能综合起来加以实践运用，使之凝聚成更强大的力量，在执行任务时最完美地展现出来！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也都牢牢地记住了：特勤大队特战队员的战场危机四伏、刀山火海绝地一线，特勤大队特战队员的战斗是要和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生死对抗！所以特勤大队对特战队员的要求，既要追求在训练场上的不断突破超越，又要颠覆做训练场、比武场上优秀者这个框架，以实际战斗的作战人员身份，将训练场上的优秀飞跃成卓越、从训练场上吸

取战斗力，升华成实战中能打仗、打胜仗的勇士！”

五十名队员安静地听着刘然教官激昂慷慨的演讲，也牢牢地记住了所表达的意思：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战斗，既要通过训练提升战斗力，又要不因训练而训练，训练，是为了提升战斗力，为了在战场上做到战之能胜！

“特勤大队，将给你们二十周的时间来完成这次飞跃，在这二十周里，你们将经历炼狱般、脱胎换骨的磨砺，你们或许听说过魔鬼周、魔鬼日，我告诉你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周里，你们周周都是魔鬼周，天天都是魔鬼日！”刘然在最后的讲课中说道，“当然，这个过程也会实行淘汰制，特勤大队没有招生新队员的确切名额，你们这些人中，最后能合格几个算几个，能留下几个算几个！特勤大队的标准就是，宁缺毋滥！我再次以个人的名义，欢迎你们踏上二十周的炼狱之旅！”然后，刘然向队列敬礼，宣布他的课上完了。



## 第2节 / 试着改变

“现在，你们正式来到特勤大队，从部队的编制上来到东南总队直属的特勤大队，但是，你们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特勤大队一员，因为，特勤大队还有另外一个番号：飞鹰突击队。只有真正成为特勤大队的特战队员，才有资格佩戴上这枚‘飞鹰突击队’的臂章。”上完课后，胡教官开始给五十名“丑小鸭”讲解特勤大队也就是飞鹰突击队的规矩，“不同的总队对自己的特勤大队都有一个特色的番号，而在东南地区，鹰是最常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鸟类，城市里、山区里，到处都能看到飞鹰。在古代，当地的人们把鹰当作一种图腾，信仰鹰的勇猛，所以东南总队在组建特勤大队时，就取名为‘飞鹰突击队’，寓意特战队员要像飞鹰一样，守卫着东南地区的安稳，不管哪里有危险，这里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

五十名新队员望着大院里颇为高大的飞鹰石雕，这才明白这座飞鹰石雕的由来。

“从现在开始，在这二十周里，你们没有名字、没有警衔的区别，只有编号。”胡教官从代步车上拿出五十张编号发给五十名队员们，按照他们在反恐集训比武中的成绩依次排号，“二十周后，你们还能留在特勤大队的话，才换下编号，佩戴上‘飞鹰突击队’的臂章。当然，要是熬不过这二十周，你们就直接换回你们的警衔，打背包回原单位。”

队伍中的队员们纷纷撕下警衔，贴上编号。慕队和夏飞分别为二号、三号，孟和乌恩奇为六号，当胡教官发到朱皓天和向古月这里的时候，顺手把八的编号发给朱皓天，九的编号发给向古月。

“我们是并列第八，怎么就给你八号，给我九号呢？”队列中，向古月等到胡教官走后，小声地冲着朱皓天不满地发牢骚。

“那你想要怎样？”朱皓天不以为难道。

“我要八号，给你九号。”向古月对两人的成绩是并列的，排名却不一样，很不爽。

“不给，哥们儿就是排在你前面。”朱皓天自然是不愿意，并且还得意扬扬道，“你要是不服，你可以上诉，向发编号的胡教官申诉。”他料定向古月不会主动去招惹胡教官的。

“报告！”突然，向古月大声地喊报告。

“你真上诉？”朱皓天想拦着向古月都已经来不及了，向古月的这种突然大脑进水的反常行为让他目瞪口呆。

队员们莫名其妙地盯着行为失常的向古月：“这小子要搞什么名堂？”第一天来到特勤大队，大家都尽量表现得规规矩矩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勤大队是什么地方，绝对是要对新队员时时、处处充满挑剔的，初来乍到哪还敢冒尖。

“九号，你有什么问题？”胡教官也有些疑惑地来到向古月面前。

“报告教官，我和他是并列第八，为什么他是八号，而我是九号？”向古月一本正经地问道。

“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队员们面面相觑，“这小子是不是有点儿‘二’？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那是因为我拿的名单上你排在九号。”胡教官看了一眼名单，确定向古月的名字是在朱皓天的后面。

“那是你们的排序有问题。”向古月理直气壮地认为是特勤大队的工作不够细致。

“你和八号的成绩确实是并列的，但是你的名字排在九号。”胡教官对向古月的这种较真的劲儿很感兴趣，马上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那这样，我现在给你一次争取八号的机会，你和八号来场加时赛，你能超过他，你就是八号，他就是九号，怎么样？”

“好！”向古月回答得很干脆。

“你有问题吗？”胡教官问朱皓天。

“没问题。”朱皓天看了向古月一眼，不知道他是抽的什么筋，纳闷地应战。

“你们俩按照刚才参观特勤大队的路线来一趟长跑，先到达这里的为八号，后到达者为九号。”胡教官一挥手臂，宣布“加时赛”开始。

向古月和朱皓天放下背囊，开始争夺八号。

“哎，我说你这是闹什么？”跑到一半，朱皓天实在想不明白向古月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以向古月的性格或者说以正常人的思维，不会也没有必要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编号这样小肚鸡肠地做文章。所以，朱皓天百思不得其解，喘着气很不爽地问，“你怎么想的？你要干什么？”

“我就是想改变一下。”向古月一直闷着没说话，直到快回到终点的时候才向朱皓天解释道，“要是在以前，我估计我也不，也没有勇气喊报告拿一个编号当回事儿自找苦吃，也就这样拿着九号，顶多调侃几句。但是，我感觉我以前的生活太失败了，正是以前的那样的思维，才导致那样的结果，所以，我就想着选择换一种思维思考和面对问题。”

朱皓天开始懂了，向古月前几天失恋对他的打击很大，但他也从中收获一些感悟。要是他拿着九号选择抱怨几句，不爽归不爽，也就这么过去了。而他现在选择改变，选择用另一种方式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才导致有这场加时赛，才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朱皓天明白了向古月的想法，尽管他改变的方式让大家很不理解，尽管他也不知道改变的过程、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种改变，至少是改变的。向古月这种“敢于打破过去的固定思维和想法”的思想使得朱皓天对他刮目相看，朱皓天想着，向古月这小子身上有一股劲儿了，一股很强大的劲儿。

“我要冲刺了！九号！”这时，向古月铆足力气超过朱皓天，向终点冲去。

“八号是我的！”朱皓天当然不甘示弱，也开始冲刺。

当朱皓天和向古月重新回到飞鹰突击队石雕前，胡教官以及其他队员已经等候多时，就等着看他们俩的结果了。

“八号还是你的，你还是九号！”胡教官宣布加时赛结果。朱皓天在最后关头反超了向古月，向古月还是落在朱皓天后面几步。因此，朱皓天的编号还是八号，向古月是

九号。

“是！”朱皓天和向古月同时回答道。只是此时，满是汗水的向古月一脸平静，他并不在意其他队员的看法“这小子有点傻吧？为了一个编号，不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地折腾吧？难道90后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这么‘作’？白跑了一趟，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九号，我记住你了，希望你不是哗众取宠。”胡教官在转身前看到向古月一脸坦然，不像是故意出风头的样子。

“要不我们两个换一下？给你八号？”等到胡教官走后，朱皓天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了，向古月的这种做法被大家不理解，但是他了解向古月的性格，也知道了向古月的想法，他懊恼地后悔在刚才的冲刺中反超了向古月，他觉得要是让向古月赢得加时赛，至少此时向古月的心里会好受点。

“放心吧，八号，从我想改变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承受什么。”向古月心里感谢朱皓天的好意，但是他并不领情：“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

“好，我等着。”朱皓天看到向古月很有决心，心里好多了。向古月真的在改变，他开始成熟了。

随后，五十名新队员被带到班级宿舍，正式入驻特勤大队。

“这就是你们的宿舍，床位、衣柜上都标明了编号，你们对着自己的编号找到自己的床位和衣柜。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把各自的物品整理好，半个小时后检查卫生，现在开始计时！”胡教官把五十名新队员带到特勤大队后院一侧的一间类似于仓库的房间，这是每年新队员集训的宿舍，属于“偏房”，只有真正成为飞鹰突击队的特战队员之后才被编到“正室”战斗班级里。

“这是什么破地方？”新队员们看着落满灰尘、似乎很久没有打扫过的仓库宿舍，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堂堂特勤大队还有这么简陋的宿舍？还没有我们那山沟沟中队好呢。”

“我们是来当特种兵的，不是来当清洁工的！”不少队员一肚子不爽，“连住的地方都要我们自己来收拾，特勤大队也太不重视我们的到来了！我们拼死拼活来参加特勤



大队选拔，说的好像这地方有多么好一样，没想到还要住在这样的仓库里！”

“都别愣着了，赶紧收拾卫生！”慕队率先把背囊放下，拿起抹布和桶一边接水一边发挥领导作用，将队员进行分工，“前十号负责擦拭床位、衣柜，十一到二十号负责擦拭玻璃，二十一到三十号扫地……十五分钟后整理个人内务！”

抱怨归抱怨，抱怨过后还是得干活。队员们按照慕队的分工开始收拾宿舍，十五分钟后，闲置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有收拾的仓库宿舍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接着，大家开始整理个人物品，仓库宿舍的床位是上下铺，按照上下下上的顺序排号，二号慕队和三号夏飞是挨着的下铺，六号孟和乌恩奇和八号朱皓天也是挨着的下铺，九号向古月睡在朱皓天的上铺。

“向古月你可得轻点，这床可不结实！”向古月在上铺整理着，不时地使得床铺微微晃动，下铺的朱皓天不无担心道，“要是哪天床铺被你晃悠散架了，不摔死你才怪呢。”

“那我也不担心，我要是摔下来也有你垫背。”向古月不在乎得很有“底气”。

“我才不给你垫背呢，在你没掉下来之前，我就一脚给你踹开。”朱皓天一点儿情面也不给。

“那还有孟和乌恩奇呢，他能接住我。”向古月往下瞟了一眼，看到了下铺旁边的孟和乌恩奇。

“俺会把你踹开的。”孟和乌恩奇彻底打消了向古月想要解决后顾之忧的念想。

铺上白床单、叠好内务、挂好衣服、摆好帽子鞋子等，再一个十分钟过去，仓库宿舍焕然一新，有了部队班级宿舍的样子。

“洗把脸，准备集合。”看着大家忙得灰头灰脸，慕队招呼着大家洗漱。

五分钟后，仓库外准时响起了集合哨音。

“‘丑小鸭’们的窝收拾得还算干净。”胡教官走进仓库宿舍扫视了一圈，扔下这句话就组织队员们集合开饭，队员们无不在心里骂道：“你住的地方才叫窝呢。”